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S

PROVISIONAL

S/PV.3612
21 December 1995

CHINESE

第三六一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5年12月21日星期四,下午5时1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拉夫罗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成员国:	阿根廷	卡登纳斯先生
	博茨瓦纳	勒格瓦伊拉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捷克共和国	库凡达先生
	法国	迪夏梅先生
	德国	亨策先生
	洪都拉斯	伦东・巴尔尼卡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椰伯先生
	意大利	富尔奇先生
	尼日利亚	甘巴里先生
	阿曼	胡塞比先生
	卢旺达	哈比亚利姆耶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韦斯顿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尔布赖特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

95-87104 (c)

下午5时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地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情事的第1019(199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995/988)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两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米西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切伦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俄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根据第1019(1995)号决议提出的关于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地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情事的报告。该报告载于文件S/1995/988。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文件S/1995/1047,内载由阿根廷、法国、德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文本。

我谨通知安理会成员:捷克共和国已成为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应对载于文件S/1995/1047的决议草案文本作出的下述技术性改动。

在英语文本执行部分第2段第2行,在“人权”后面的“in”应改为“by”。在执行部分第5段第5行,在“在地区内”后面的“共和国”几字应删除。在同一段的倒数第2行,在一开始的“of”后面的“共和国”几字应删除。在执行部分第14段第3行,在“在地区”后面的“共和国”几字应删除。

第一位发言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米西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今天,安理会将通过它面前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本可以而且应该早就通过了。因此,我认为,该决议草案主要具有道德和道义上的意义。

该决议草案尽管早就该通过,但最终仍能产生一些积极效果。它不能使死去的人复生,但它能揭示死者的痛苦和他们的刽子手本来被掩盖的真相。它也许不会马上就把那些使人类蒙上如此耻辱的人绳之以法,但它可以制止产生更多的罪犯,并鼓励其他人拒绝保护罪犯,而是向在海牙的法庭提供必要的合作和协助。该决议草案--当然,如得到执行--肯定会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相互信任并医治幸存者的创伤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国政府欢迎这项决议草案,并感谢其提案国。

作为决议草案的基础的秘书长报告表明,遗憾的是,联合主席关于米洛舍维奇政权孤立帕莱的塞族人的报告并不准确。报告证实,塞尔维亚一直在定期地向帕莱的塞族人运送准军事部队、战争物资、特别警察部队、车辆和许多其它的物品,没有中断过。这此人员和物资的流入,更别说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军事领导人的直接介入,在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决议的残忍、犯罪般的踩躏安全区的行径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导致数万平民的逃亡和数千手无寸铁的男人和男孩被杀害。

因此,秘书长的报告间接地证实: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联合主席的以前的报告缺少恰当的证据;安理会暂停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每三个月一次的决定也没有基于适当的证据。

秘书长的报告证实,帕莱的塞族人继续公然不遵守第1019(1995)号决议,明显地

掩盖关于失踪人员命运的真相,并可能毁掉了在姆拉迪奇命令下和常常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所犯的罪行的证据。

弗拉迪斯拉夫·约万诺维奇大使的许多挑衅性的、不体面的发言迄今没有人去注意,也没有产生多少反响。在他的这些发言之后,秘书长的报告进一步使大家注意到了约万诺维奇大使对窜改事实、无视真相和装腔作势地教训安全理事会的兴趣。

约万诺维奇大使最近一封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含有他对秘书长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权的报告的反应。这封信先是引起人们的诧异,继而是遗憾,最后是高度的警觉。如果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代表是自行决定充当罪犯--对其的指控最近已扩大到包括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辩护者,那这封写给安理会主席的信,尽管在道德上和外交上仍然是不光彩的,将比它假如反映他的政府的立场时不那么令人关切。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难以不想起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声明,这项声明是通过约万诺维奇先生11月2日的信转交安全理事会的,并载于文件S/1995/916。这项声明把在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进行的谋杀、罪恶袭击和摧毁称为“解放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军事据点的行动”(S/1995/916,附件)。因此约万诺维奇大使最近的一封信使人既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震惊。自约万诺维奇一到联合国后就注视他的行动的人会完全认识到,在他的议程中真理被置于最底层,他在使用各种伎俩制造混乱,欺骗他的同事,混淆事实,以便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自称为塞族领导的人及其在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者罪行和万恶政策辩护,并谴责和侮辱受他们之害者。

坦率地说,很难指望这样一个人还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行事,这个人作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头子,企图使世界相信,贝尔格莱德政权与入侵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毫无关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塞族只是对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所谓恐惧作出反应,等等。最后,说到底,对这样一个人还能指望他会说些什么呢?他大言不惭地说,并指示他的外交官声称,在萨拉热窝、图

兹拉、戈拉日德和其他地区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屠杀是“穆斯林部队”发明和进行的，他特别乐意用“穆斯林部队”这个词来称呼我们。约万诺维奇大使甚至在他的最近一封信中都抵挡不了这种诱惑。他在声称穆斯林人在斯雷布雷尼察相互残杀时使用了他这个津津乐道的用语。

简而言之，约万诺维奇大使在他最近的一封信中再次表明了他为之服务的政权的基本外交态度和方法。他使我们看到，如何把事实变成谎言，以及他如何傲慢地不仅藐视联合国负有最高责任的人士，并且藐视这整个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及其理事国。不幸的是，采取这些手段产生了一些效果，有时甚至得到某种赞同。现在又再次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允许任何人甚至试图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的各项决议。也许有人会说，约万诺维奇最近的侨朝自己的脚开枪。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担心约万诺维奇是向《代顿和平协定》本身开枪。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通过接受《代顿协定》和作出一系列其他承诺，至少在形式上反对卡拉季茨和姆拉迪奇的政策。这两人已被称为是发战争财的人和罪犯，甚至在贝尔格莱德的塞族官员和受政权控制的新闻媒体也这样说。约万诺维奇大使是否可能忘了这一点呢?还是他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或这是贝尔格莱德政权玩弄的两面手法?不论约万诺维奇先生的这封信的后面是什么，这封信都极令人感到遗憾和沮丧。

我不能忽略提及上星期五在通过第1031(1995)号决议时约万诺维奇先生安理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要求保证对萨拉热窝塞族的保护、自由、安全、平等和人权。他所的、并如此关心的塞族人实际上在三年半里摧毁了萨拉热窝，屠杀了如此多的穆斯林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人以及留在被围困的萨拉热窝反对卡拉季茨和姆拉迪奇的侵略和种族灭绝政策的8万塞族人中的许多人。约万诺维奇关心的塞族人不是塞族平民，而是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军事狂热分子，他们想消除这个多种族城市的痕迹，以便在其废墟上建立只有塞族的萨拉热窝。

在卡拉季茨和姆拉迪奇的塞族占领的萨拉热窝各地早已没有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在约万诺维奇表示关切的塞族部队控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地区也没有任何这些人留下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不会把任何塞族平民从所谓的塞族控制的萨拉热窝地区驱逐出去，也不会驱赶塞族士兵。我国政府从未象卡拉季茨、姆拉迪奇及其一伙那样，宣扬和执行建立“纯种族”领土的主张。

但是应该保护塞族人民免遭这样一些人之害，这些人把他们拖进这场可耻的侵略，强迫他们许多人驱逐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些人组织了“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对那些侵略成性的塞族好战分子和没有非塞族人的大塞尔维亚的设计师来说，和平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危险就是，和平将使被欺骗和被蒙蔽的塞族人民有机会了解他们的领导人已把他们引向了哪里，并最终开始保护自己不受自称是他们的保护人之害。这就是为什么塞族叛乱分子、其领导人和支持者至今如此长时期地和如此顽固地反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和平。

然而，我只能希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外交不久将远离战争罪犯、“种族清洗”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其他目标，并履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通过本月中旬在巴黎签署《和平协定》作出的承诺。

主席(以俄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切莱姆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曾在多种场合引述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的立场，即没有正义的和平根本就不是和平。

我们坚决维护这项原则。必须全面实现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署的《代顿协定》体现的和平的前景与希望。通过这项《协定》作出的承诺不应停留在纸上。而应该以诚意予以履行。

秘书长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地区由帕莱塞

族犯下的罪行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报告(S/1995/988)使人们看到近代史上特别令人不安和黑暗的一章。在这些地区犯下的罪行之残酷和规模之大再次表明所谓的帕莱领导会变得如何卑怯。正如秘书长的报告第76段所述,国际法庭已对卡拉季茨和姆拉迪奇对生活在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人犯下的暴行负有的直接的个人责任提出进一步起诉。除其他外,他们被控犯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把这两名罪犯绳之以法不仅是《协定》缔约国的承诺、而且是国际社会的承诺。安全理事会第1031(1995)号决议重申了这项承诺。执行部队将扣留与其接触的受到国际法庭起诉的任何人员,并确保把这些人移交法庭。

我们十分震惊地得知,仍然有人在企图歪曲事实以求掩盖被指控战争罪犯的残暴罪行。有关各方应该记住,他们若要想被视为和平和和解进程的可靠当事方,就必须忠实于他们的言辞和义务。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毫不耽搁地开始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

我们不应当也不会忘记过去四年里由于以"种族清洗"为名的残暴和恐怖行为而失去生命的人。若要使和平成功,就不应该让应对最残忍的危害人类罪负责的人逃之夭夭,就不应该不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让我们记住: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有公民尤其是暴行受害者心目中建立一种正义感。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将来有效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处决、集中营、"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及强奸和恐怖活动。

本着此一决心,我们欢迎我们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并期待着它的充分实施。

主席(以俄语发言):据我理解,安理会已经准备开始就它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人反对,我将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谨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安理会成员发言。

亨策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秘书长关于波斯尼亚塞族人在斯雷布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地区犯下的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报告令人悲

哀和尤其令人担忧地总结了在这些罪行中有关失踪人员、处决、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和塞族准军事部队参与等关键问题的现有资料。我们认为,报告尤其通过谨慎的态度、实事求是的风格和对可用证据的细心使用道出了令人信服的事实。

我国代表团与我们的法国伙伴一道提出了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象其他的提案国一样感到安理会不能回避对这份报告中所描述的具体罪行和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做出具体、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反应。

让我重申德国对两个基本原则的立场。

首先,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以同样的法律标准,同样的法律规范和同样严谨的客观态度对待任何地方的行为,无论是在我们讨论的地区、在前南斯拉夫的其他部分,还是在地球的其他地方绝不能有选择性,绝不能因为出于派性施展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企图“缩小”或者“扩大”某一方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同样,我们反对企图用某一方违犯人权的行为来“平衡”另一方所犯下的罪行,也反对将不能等同的行为等同起来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会消弱和搅乱正义。正义意味着以同样的法律处罚同样的罪行,不能等同的行为应当得到不同方式的处罚。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安理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权力划分的一般原则,确保国际刑事法庭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司法特权和主管权得到充分尊重。

显然,并不能因此排除安理会重申它对国际法庭工作的强烈支持。正如秘书长所说,

“各国有义务采取必要行动创造所需条件,使法庭能履行其任务。”(S/1995/988,第77段)。

研究了秘书长报告之后,我们无疑会感到波斯尼亚塞族人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犯下的罪行和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有着特别令人不安人特性,表现在所犯罪行的范围、数目和性质方面。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那里有着一贯即决处决、强奸、大规模驱逐、任意拘捕、强迫劳动和大规模失踪的现象。

有关斯雷布雷尼察，七月份在那里发生事件的痛苦现实和严峻事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今年八月十日，当我们通过第1010号决议时，艾特尔大使针对斯雷布雷尼察失踪的人提出了下列问题：

“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还安然无恙吗？(S/PV・3564，第5页)
他还问到，

“我们仍然希望他们不活动着。”(同上)
四个月过后的今天，我们必然会担心--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大多数已经死亡。

据最保守的估计，失踪男子的人数是在3 500到5 500之间，考虑到现有的处决证据，我们现在必定会假设这么多的波斯尼亚男子已经被即决处决处死。这样规模的处决通常不可能是个别人所为，一定有某种命令或指示将这些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男子处死。我们注意到报告中提出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的参与，它使我们确信，在那段关键日子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姆拉迪奇本人就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

牢记这个事实，我们应该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代表后约万诺维奇12月18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所载的断言和指称做何回答呢？对7月份死在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不是被波斯尼亚塞族人杀害而是被其他穆斯林杀害的断言，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我不愿就此发表评论。我只要说，我支持英国大使约翰・韦斯顿爵士的评论。昨天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他评论这封信的文章，这封信使人对它全然不信而且会感到有些苦涩。这就应验了古罗马人的一句话：“你缄默不语多好。”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都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不能尽可能地伸张正义，就不会有和平，在波斯尼亚也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讨论的违犯国际法的行为不受惩罚的话，我们能够想象会有和平共处吗？我们能对受害者家属的情感无动于衷吗？答案很明显：正义必须得到伸张，那些有责任的人必须要担负责任。

在这方面，决议草案指出，1995年11月16日国际法庭对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发出起诉，指控他们应对针对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人口犯下的

暴行负有直接和个人的责任。他们被特别控以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决议草案还回顾了《代顿和平协定》的条款,即任何被国际法庭指控的人都不得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成为候选人或担任任何其他公职。

秘书长指出,有待确定有关的侵害人权行径和罪行的全部真相。我们认为,三个方面特别重要:必须全面调查有关的侵权行径;得以进入该地区是重要的;国际社会必须坚定和持续地支持国际法庭的努力。

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说的,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负有重大道义责任。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在巴黎签署《和平协定》之后,这将是这个问题需要的最后一项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在代顿承诺的与国际法庭的合作将得到兑现并是真实的。对此我们将密切注视,不抱幻想。但是,我们期待波斯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其它地区的人民--波斯尼亚的波斯尼亚人和波斯尼亚塞族公民以及克罗地亚人和塞族人--将能忘记最近几年的记忆并共同努力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将本着这种精神对该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胡塞比先生(阿曼)(以英语发言):四个多月前在七月份,一个拥有8 000多居民,主要是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城市叫做斯雷布雷尼察。这座城市及其居民在现代史最残酷的罪行中从国际社会的眼前消灭。大量证据支持以下结论,即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对这个种族灭绝罪行负有责任。

这是波斯尼亚人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并为依赖国际社会保护他们不受似乎在该国四处出没的塞族侵略的意愿付出的又一个沉重代价。

在自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以来的四个多月中,联合国和其它人道主义组织,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争取获准进入该地区,以及据报道发生了违反人道主义法的具体情况的其它地区。事实上,尽管安理会在非正式和正式会议的无数场合上反复提出要求,有关当事方仍未批准这种进入。迄今,斯雷布雷尼察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其它地区,如泽帕、巴纪亚卢卡、桑斯基莫斯特、比哈奇和马格拉伊的故事仍是需要处理的活生生的恶梦。

几天前，国际社会在巴黎目睹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成就，交战各派正式签署了《和平协定》。虽然一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不遗余力地提供必要的动力，使这个进程成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相信，调查这些罪行是使《和平协定》对各方可行和可信的自然组成部分。这种大规模的罪行，包括即决处决、强奸、大量驱逐、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和大批人失踪，只能证明人对人类同胞的邪恶，我们认为，绝不能无视这种邪恶。事实上，正义应该而且必须最终占上风，必须将犯有反人类罪的人绳之以法并使其对这种行径负责。

实际上，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使安理会成员有机会异口同声并尽可能最强烈地谴责波斯尼亚共和国境内所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害人权的行径，要求所有当事方，特别是塞族人，完全遵守其在此方面的义务。此外，它们将支持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重申要求前南斯拉夫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和当事方充分和真诚地遵守第827(1993)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所载的义务并为法庭执行为之成立的任务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在法庭认为必要时设立其办事处。

我国代表团知道该决议草案将无法使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及其它地区被杀害的几千人复活。然而，我们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在本阶段可以并且应该做的最低限度的事。我们认为，我们对波斯尼亚人民有调查他们亲属的下落的义务，这将给后代留下永远记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甚至在我们今天在此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拘留营仍在波斯尼亚全境存在，暴行继续发生。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停止，各当事方应该充分履行其全部承诺。我们今天吁请各位朋友和国际社会参与监督执行《和平协定》的所有人确保塞族人立即停止迫害人类同胞的行径。我们希望，我们在今后几天将看到这方面的某些具体步骤。无们还希望，执行部队将根据其授权行事，包括逮捕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所有人。抱着这种希望，我国代表团决定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最后，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赞成我们前面发言者的说法，即不应有选择地执行安

全理事会决议,不论是在前南斯拉夫还是在世界任何地方。

约翰·韦斯顿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该决议草案--联合王国是其提案国--的通过最清楚地表明安理会没有忘记并且将不会忘记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发生的事情。秘书长的报告提供了那里和其它地方暴行的不可辩驳的证据。英国政府无保留地谴责所发生的违反人道主义法和侵害人权的行径。此外,该决议草案揭穿了对这种侵权行径轻描淡写,忽视它们,或甚至不承认它们发生的企图,而且那些确实企图否认这些事件的人只能使自己声名狼藉。秘书长最近报告详述的证据是令人寒心的。它是不言自喻的。

鉴于所发生的这种侵害人权行径的规模,安理会将注意力特别放在这些事件上是正确的。但是不要有任何误解:安理会的承诺是对人权,不区分种族背景、国籍或宗教。我们绝非通过把该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对非塞族人犯下的罪行上来纵容或忽视对塞族人口成员犯下的其它侵害人权行径。该决议草案也不试图谴责波斯尼亚塞族人民。这种罪行是个人犯下的,并且是参与的人要负个人责任。

在各方已在代顿同意移交给另一实体的那些地区,不断传出关于烧房、抢劫和破坏财产的报道,英国政府也对此感到不安。

今后如何?我们怎么确保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事,或在其它地方发生的事不会再发生?最直接的回答是紧急和充分实施巴黎《和平协定》。那个协定在波斯尼亚宪法中庄严载入对人权的最高尊重。它规定由联合国民事警察训练地方警察部队并监测他们在基层的行动。

联合国还将在促进尊重人权的国际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可能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协助送回难民的工作,或通过人权事务中心和它提供的培训和专家咨询,或通过前南斯拉夫问题特别报告员来实现。

巴黎《和平协定》还规定在六个月后举行选举,以使波斯尼亚塞族人能选择今后由谁来代表他们。

简言之,《协定》划出了一个道路图,旨在在波斯尼亚的所有社区中建立法治。

但是,如果那些对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的行为负责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实施本身将受到阻碍,并将是不彻底的。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充分支持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英国政府欢迎该法庭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就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事件发出起诉书。

极其重要的是,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有充分的机会接触那些从斯雷布雷尼察和其它地区流离失所,或被拘禁,或失踪的人。要想在波斯尼亚实现持久和平,那么,这种和平必须建立在各社区之间的和解的基础上。只有实现了正义,这种和解才是彻底的。

库凡达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就在几天前,我们赞扬了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协定》。在那之前不久,我们暂停了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制裁。我希望,这些事态发展将遏止前南斯拉夫的毁灭浪潮。部署执行部队是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进行协助的严肃承诺。

然而,我们今天必须处理一个似乎不同的问题--即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行为。在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任职的两年中,这至少是它第十次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加入了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提案国。我们还指出,我们现在是在我国总统茨拉夫·哈维尔访问萨拉热窝前夕处理这个问题的。

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报告。用他的话来说,该报告提供了

> "不容否认的证据,证明一贯实行草率处决、强奸、大规模驱逐、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和大批失踪。"(S/1995/988,第74段)

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失踪的数以千计的人的命运,我们只能作最坏的推测。当然,我们正在讨论的悲剧过去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难以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谁对其负责。 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停止努力。一些人说,秘书长的报告存在"缺点",提供了"不充分的证据",以及包含"武断的说法"。他们辩称,"据称的"大规模屠杀和失踪促进了波斯尼亚政府的"宣传运动",甚至说,穆斯林叛徒屠

杀了数以千计的同教者。

我国代表团将最积极地欢迎用事实来反驳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资料。我们将欢迎用事实来说明它的所谓缺点,收集事实证据来补足它的所谓不足。我们将最乐于发现,数以千计的斯雷布雷尼察人并未被杀死,他们仅仅是被遗忘了--可能是被幽禁在一个隐蔽的山谷中的某个谷仓中。 然而,我们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事实根据。我们看不到任何比秘书长的报告中提供的更好的证据。我们同意他的以下看法:这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深感震惊的是,某些方面在允许寻求必要的新证据方面仍然不与国际社会合作。他们的不合作违反了他们在《和平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我们敦促波斯尼亚塞族人遵守其义务,包括提供与流离失所者、被拘禁者或据报告失踪者接触的机会。

安全理事会一贯坚持,种族清洗的犯罪者负有个人责任。当然,个人责任适用于所有方面。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对最近的一些关于违反平民人口人权和放火及抢劫事件的报道深感关切。上述事件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那些根据《和平协定》将移交另一方管理的地区。特别是,我们怀疑姆尔贡基奇--格拉德和西波沃地区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防委会--所犯的罪行与此有关。

巴尔干地区的持久和平首先是符合冲突各方本身的利益。通过为执行部队派遣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捷克共和国表示了它对各方对这项《协定》的所有方面的承诺的真诚态度有信心。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要求是实施《和平协定》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今天的事项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与暂停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制裁或有关《和平协定》的决议是不相干的。我们担心,除非我们挖出--可能真的要从地下挖出--关于我们今天审议的屠杀的真情,以及除非犯罪者受到审判和惩罚,在波斯尼亚就不会有持久和平。

格勒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秘书长的报告记录了据称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和准军事部队所犯下的草率处决、强奸、集体

驱逐、武断拘禁、强制劳动和大规模失踪等行为的大量具体例子。它毫无疑问地证实,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切基莫斯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可鄙的罪行震动了国际社会的良心,它们应受最强烈的谴责。

最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响应呼吁允许国际人员进入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其它受影响地区的安理会决议和主席声明。 可悲的是,由于代顿的《和平协定》已允许塞族人保持这些飞地, 可能已不再能够获准进入这些地区。

塞族人不仅采取这种令人气愤的违抗行为,他们现在还试图使我们相信,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其它地区发生的残酷屠杀是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自己所为,他们出于最难以置信的理由而彼此屠杀,而残酷践踏这些飞地的塞族人与这场屠杀不相干。 这就是约万诺维奇先生在信中所作的解释。

这既令人难以理解,也十分可笑。如果波斯尼亚塞族人如这封信中断言的那样无可指责,那么,约万诺维奇先生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通知安理会这些滔天罪行呢?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进入受影响地区以及在这些地区“重新”制造事件这种为时已晚的企图只能肯定波斯尼亚塞族参与了这些兽行。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对约万诺维奇信中表示的无情的玩世不恭态度嗤之以鼻,并坚决要求进入所有受影响的地区。

负责把那些侵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绳之以法的国际法庭必须加快工作。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那些人必须知道,他们不会逍遥法外。必须全面调查一切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情况,并对那些确认负有责任的人做出相应的惩罚。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区域的国家与法庭合作。我们强烈支持这项规定。我们着重强调,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迫切需要允许法庭在其领土上设立办事处。这将使所有人都确信,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满足了将其重新纳入国际家庭的要求。

秦华孙先生(中国)：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于前南地区发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中国代表团一直深表关注，并予以谴责。我们敦促当事各方立即停止此类行为，并且与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合作，以便查明真相。我们也希望当事各方保持前南地区的和平势头，创造有利的条件，使这个地区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基于这一立场，中国代表团将对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我想在此指出，在处理前南地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问题上，安理会应该同其它机构区分各自不同的职权范围，不应当干预属于其它机构管辖的事情。我们注意到，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涉及的不少内容，应该由前南国际刑庭或联合国其它相应机构去处理。对于这些，我们表示保留的立场。

伦东·巴尔尼卡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在审议了秘书长今年11月27日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等地区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的报告后，对于在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这些针对平民的野蛮、不容忍和暴力行为，我国代表团只能表示震惊。

这些明显违犯了人道主义法最基本准则的种族灭绝行为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斥责和本理事会最坚决的谴责。这份报告指出，自斯雷布雷尼察今年7月11日沦陷以来，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及其领导和塞族准军事部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侵犯了斯雷布雷尼察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及人格尊严。该地数以千计的居民的命运迄今仍不为人知。据报告，有目击人证据和其他证据表明上述部队在卡拉卡萨、新卡萨巴和波托卡尼及其它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就地处决。

面对上述对人类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侵犯，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绝对不能依旧对此漠不关心，而必须有力负责地作出反应，以确保那些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不会继续逍遥法外。我们必须支持为调查和确定事实而作的必要努力，并积极配合国际法庭的工作，以确保把那些认为对侵害人道主义法和侵害人权行为负责的人绳之以法。现在，既然国际法庭已向一些对上述罪行负责的人提出了起诉，那么就应当使检察官收集审判证据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一些。

必须证实有关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桑斯基莫斯特等地人员失踪情况的目击证据；必须核实有关塞族领导和准军事部队的参与，以及强行驱逐问题的说法，也必须核实有关巴尼亚卢卡及普里德乔等地人员失踪问题以及有关那些被迫从事强制性劳动者的命运问题的报道。

为了上述目的，我国代表团感到，必须使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它国际组织与机构，包括人权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员能够进入这些地区。还必须坚持要求波斯尼亚塞族领导提供合作，以便可以充分地调查事实。我国代表团反对隐藏或销毁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证据的企图，也反对由第三国提出旨在以某种方式歪曲事实或尽量减轻所犯行为严重程度的文件的作法。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联合国人员，还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依然无法自由接触到波斯尼亚塞族控制地区的流离失所者和被关押者。我们敦促波斯尼亚塞族当局立即保证这类接触。

我们认为，在违法行为被确定之前以及在有罪之人被判决之前，波斯尼亚不会有持久的和平。

最后，我国代表团同意我们面前的这份安理会很快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并将对其投赞成票。

甘巴里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前南斯拉夫最近的积极事态发展，因为我们诚挚地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将能够给一个过去四年饱受战争蹂躏的区域中带来和平的时代。

然而，和平的前景也许不会产生结果，除非能够为许多战争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若干情况中，战争的进行几乎完全忽视了可适用的国际法和有关如何对待平民和国内冲突中的战俘的法律。

在这方面，我们极为关注地阅读了秘书长最近的报告，这份报告进一步肯定了早些时候的报告，其中大量的证据构成了一幅连贯的画面：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等均处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上的地区就地处决、

强奸、大规模驱逐、任意关押、强制劳动以及大量人员失踪。

这份报告进一步强调,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及其准军事同盟应对这些暴行负责。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报告中表示,这些惨状的全部真相仍然有待适当调查和揭露。

因此,我们再次要求波斯尼亚塞族人立即让联合国有关机构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由进入似乎已发生这些暴行的地区,以了解整个事实真相。我们进一步要求那些有关方面不要篡改证据,或者企图掩盖或破坏这种证据。此外,我们敦促前南斯拉夫境内各方同负责起诉应对严重的战争罪行负责者的检察官和国际法庭充分合作。

最近广泛的抢劫、放火和摧毁房屋和其他财产,特别是《代顿协定》后波斯尼亚克族部队在这些方面的行径,特别令人遗憾,必须立即制止。这些行径也表明,某些方面还不明白,这种行为和暴行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容忍,而且无论如何,它们显然无助于各种族群体今后在这块土地上和平共存。因此,我们呼吁各方打开巴尔干历史的一个新篇章,一个强调容忍、和平共存、多样化和容纳的新篇章。这些美德早就应该在世界这一地区付诸实践。

我国代表团将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萨椰伯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要感谢秘书长1995年11月27日给安理会的关于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地区最近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情况的极端重要又非常令人不安的报告。我们也要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和平部队、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员表示敬意,感谢他们在揭露这些罪行方面的重要贡献。

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是安理会针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周围地区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的一系列决议和声明中的最新一项。鉴于波斯尼亚塞族方面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复和明确呼吁,坚持顽固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这项决议草案是必要的。

目前这项决议草案不仅重申安全理事会第1019(1995)号决议,而且极其全面和

精辟地阐述了安理会对波斯尼亚塞族人违反国家人道主义法问题的意见。在最近签署《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的背景下,安理会审议本决议草案具有更大的意义和紧迫性。我们认为,若要这一《协定》导致持久和平,就必须全面彻底调查波斯尼亚塞族人犯下的暴行,以便能给公然犯下如此可怕行径的人以适当惩罚。

秘书长的报告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人类犯下的一些最十恶不赦的罪行。报告中描述的即决处决、强奸、大规模驱逐、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和大批人失踪的情况,更加深了我们对这么多手无寸铁的人所遭受的苦难的深度和广度的深切的担忧。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可憎恶的行径是蓄意犯下的,它们是侵略者战略中固有的一个方面。这强烈地反映在波斯尼亚塞族人及其准军事部队就地大批自决男人的行为中,特别是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印度尼西亚同样关注的是,查明失踪人士下落的工作几乎毫无进展。

印度尼西亚认为最不幸的是,有些方面决意对秘书长提出的报告的准确性表示怀疑。我们认为,这种企图,包括蓄意曲解事实,不可理解,完全没有可信性。要证实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只有波斯尼亚塞族人遵守国际社会的要求充分合作,开放被怀疑发生过大规模屠杀的地点,以便开始一场彻底调查。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让别人进入这些地点,使人们对他们自称清白的说法产生严重怀疑。

因此,我们完全赞同决议草案中提出的要求,即波斯尼亚塞族方面立即无条件地让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接触流离失所者、被拘留者和报告失踪者,以及进入发生过暴行的地区。我们进一步认为重要的是,决议草案中包括各种因素,它们反映了安理会对个人必须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的原则的坚定承诺。在这方面我们要重申我们重视有关各方,特别是波斯尼亚塞族人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合作,以履行法庭职责。我们还要强调,决议草案中要求有关各方同联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充分合作,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安全、体面地遣返和返回创造必要条件。

基于上述理由,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将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得以强调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积极因素。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草签后,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暂停制裁,并且开始分阶段取消武器禁运。就在上星期,我们授权派出一支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为领导的军事部队,帮助执行《和平协定》。我们预期不久考虑协助在东斯拉沃尼亚执行《协定》的步骤。我们都抱有希望,有各方的诚意和坚定承诺,一个持久的和平能够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建立。

我们今天审议的这项决议草案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和平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我们希望,今年夏天发生在波斯尼亚塞族人占领的斯雷布雷尼察、泽帕、桑斯基莫斯特、巴尼亚卢卡和其他地区的屠杀是一场残暴和野蛮战争的最后的恐怖章节。但是,在我们把希望和精力集中在建设和平之上的同时,我们不能原谅、缩小或者接受歪曲在这些地方所发生的情况。

安理会最近收到约万诺维奇先生的来信,信中声称波斯尼亚塞族人没有杀害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没有武装的男子。这是对在座每一个成员智慧的侮辱。它不仅是一个"弥天"大谎,而且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谎言。来自一个正在力求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接受的政府,它是一份相当奇怪的文件。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说明的,今年夏天在波斯尼亚东部犯下的残暴行径应该由谁负责已毫无疑问。这个责任在波斯尼亚塞族方面。据联合国估计,有3 500至5 500名被迫逃离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男子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幸存者和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报告一致指出,失踪者被拘捕,关押在野外或小建筑物里,草率自决后埋在集体坟墓里。美国向战争罪法庭提供的照片显示有两处曾经是一片空地,随后在斯雷布雷尼察被攻陷后不久出现了数百名显然在押的人,几天后附近的出现了被翻动过的土堆的痕迹。战争罪法庭自那以后便起诉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拉特科·姆拉吉奇杀害了这些人,犯有种族灭绝罪。

秘书长的报告强调了支持该法庭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缔结《和平协定》的所有各方必须尽一切办法与法庭合作。必须使法庭的视察员在整个地区能充分和不受阻碍地接触到信息、证人和证据,包括进入被怀疑是墓地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波斯尼亚塞族人曾声称,记者可以自由进入去调查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暴行。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真相的。美国记者戴维斯·罗德在十月份返回集体墓地地区时就被帕莱当局扣押。事实真相是,尽管波斯尼亚塞族人许诺可以进入该地区,但他们没有履行诺言,无论是对新闻界还是对战争罪法庭都是如此。

这项决议草案还谴责了焚烧和劫掠房屋和领土的行为。根据《代顿协定》,它们应归还给波斯尼亚塞族人,交由他们控制。尽管这些侵犯人权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不能与波斯尼亚塞族人的那些行为等量齐观或“相抵”,但我国政府对它们感到痛惜。要使和平持久下去,那么各方必须集中力量采取行动建立和平,而不是使和平难以实现。

四年来,安理会一直在处理前南斯拉夫大规模违法和侵犯人的尊严行为的问题。因此,保护人权是《代顿协定》的最重要部分。我国政府非常郑重地对待这些措施,我们期待有关各方将充分履行其义务,协助执行过程。我们提醒它们,如果它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将会产生后果。

我们今天批准的决议草案应该使我们增强决心,尽我们所能帮助有关各方建立持久的和平,以使斯雷布雷尼察和其他地方的事件不再重演。它还应加强我们增强和平前景的决心,使有关这些事件的全部真相为世人所了解,使那些肇事者为其罪行负责。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把载于文件S/1995/1047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根廷、 博茨瓦纳、 中国、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尼日利亚、阿曼、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俄语发言):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1034(1995)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迪夏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对于一些问题和悲剧,当描述它们时每个人所感到的惊恐和憎恶是言辞不足以形容的。受害者的亡灵要求克制。

安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提交的报告无可辩驳地显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暴行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平民遭受的屠杀、泽帕居民的出逃,波斯尼亚西邻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遭受的痛苦:这些悲剧要求伸张正义。司法的责任是查明和谴责那些煽动和采取导致扩散和实行“种族清洗”这种仇恨意识型态行为的所有人。

但是,迅速作出反应也是安理会的责任和容耀。因此,法国于今年7月在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刚从斯雷布雷尼察传来时就采取主动,提交了一项案文,后来它成为第1004(1995)号决议。因此,法国希望与我们德国伙伴密切协作,向安理会提交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

日前一项和平计划即将生效,我们都希望它将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痛苦和恐怖,此时有必要提醒那些对这些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的野蛮暴行负有责任的人—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逃避不了罪责。

富尔奇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在过去六个月里,我曾有各种机会表示我和我国对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数千名不明下落者的命运感到悲痛,奥尔布赖特大使向安理会提供的照片资料给我们带来了可能出现集体坟墓的悲惨消息。秘书长11月27日的报告同样令人震惊。它对巴尼亚卢卡地区最近发生的新的令人震惊的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作了又一个生动的描述:“种族清洗”大规模再次出现;又有人下落不明;以及在桑斯基莫斯特发现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大规模处决的证据。

安全理事会面对波斯尼亚发生的这些暴行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处于动。因此,

我要感谢我们的法国和德国同事主动草拟目前这项决议草案。我们作为该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与其他国家一道欣然参与了这个过程。这项决议以强烈的措辞谴责了秘书长的报告中声讨的情况,重申安理会要求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立即允许不受阻碍地接触被拘留或据报失踪的人,并进入有关地区。它还强调有关各方需要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充分合作,这是在巴黎签署的《和平协定》规定的义务。

秘书长报告中所谴责情况的极端严重性丝毫都不意味着宽容也许不那么严重、但同样应受到谴责的其他行为。因此,这项决议谴责了对房屋和其他财产的大规模劫掠和破坏行为,尤其是克罗地亚防委会军队的此类行为,并要求所有各方不得埋设地雷,尤其在根据《和平协定》将移交给另一方的地区。

波斯尼亚塞族当局要摆脱他们所陷入的困境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立即允许有关方向接触被拘留者的要求,进入据称有集体坟墓的地方,并与国际法庭充分合作,以惩办那些对报告中所谴责的严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歪曲事实、把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的任何企图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安全理事会也不会接受。

要巩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就必须克服一场持续过久的无情冲突的后果。但要克服这一后果,就必须充分揭露那些令人回想起欧洲历史上最黑暗时刻的种种悲剧,并将暴行的肇事者绳之以法。

卡德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阿根廷代表团确实是我们刚通过的重要决议的一个极为坚定的提案国。感谢上帝,它是直到最近还使巴尔干地区陷入战火的悲剧的最后一章。

这一章无疑是和解的一章,也是责任的一章。以野蛮残酷行径使世界蒙受羞辱、重新使用了种族灭绝的手法、实行“种族清洗,犯直可怕的侵犯人权或蔑视人道主义法律准则的所有人,现在必须面对其行为的后果。

各会员国都必须以必要的坚定性进行充分合作,确保使之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在巴尔干地区和其它各地根除这种蔑视国际社会赖以共处的根本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可怕行动和真正罪行。只有这样才会有正义。只有这样才会有持久和平。最后,如

果有人今后胆敢冒犯人类良知并走上恐怖的道路，也只有这样他才会从其行为一开始就知道他行为的可预见后果：他迟早将要面对正义。

最后，我提一下1995年12月18日我们都收到的前南斯拉夫代表的关于一些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行为的信。此信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导致它的是一种同我们今天一致通过的决议精神截然对立的精神。因此，我们径直称之为可耻。

哈比亚利姆耶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我无法用话语表达我们对正遭受痛苦的人民的同情。卢旺达代表团唯一可做的是投票赞成我们刚通过的决议，但我认为安理会的行动将不仅限于这种意向的表示。必须继之以秘书长报告中描述的结束恐怖的坚定政治决心。

美国大使的话使我感到宽慰，她刚才针对向受破坏地区派遣60 000人一事，告诉我们--我力图释译她的话--“我们希望这将是最后一次屠戮”。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代表团都会这样做和这样说。是的，我们希望正义将得到伸张。我们希望这将解决目前缠绕巴尔干地区的问题。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以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身份发言。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重谈前南斯拉夫境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准则行为的议题。我们深感遗憾地不得不指出，第1019(1995)号决议的基本规定仍未执行，安理会的要求和呼吁继续被忽视。秘书长提交的有关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报告，以及最近来自实地的报告，证实安理会需要继续优先注意该问题。

俄罗斯的原则立场仍未改变。我们坚决谴责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无论何人在何地犯下的任何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对这种违反行为的反应是不能有选择的或偏袒的。如果我们严正和坚决地谴责一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就不能避而不见冲突另外方面违法行为的明显事实。我们对最初决议草案的偏袒性已在最后案文中纠正感到满意。

决议的基础是秘书长的报告，该报告引用了波斯尼亚塞族人在斯雷布尼察和泽帕及巴尼亚卢卡和桑斯基莫斯特地区违反人道主义准则的情况和证据。我们同意很

多代表团对该问题表示的关注,支持决议要求让联合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它国际机构代表即和不受阻碍地进入估计发生这种活动的地区。

我们还必须得到对所有失踪者命运问题的答案。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种族或其它选择。因此,重要的是该决议要有一项规定,准许国际人员接触被各方关押者。红十字会的代表常常证实,波斯尼亚的每一方都在这方面不负责任。

关于需要对各方违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协定》的文字与精神的任何行动作出反应一事,我们欣见决议明确表示安理会谴责姆尔科尼伊茨格拉德和西帕沃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在这些地区,一些波斯尼亚克族人部队在根据《和平协定》条款划分给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领土上实行一种焦土战术。这正是决议中“HVO”这一首字母缩拼词表示的波斯尼亚塞族人,而提案国由于某种原因决定不予详细说明,尽管我们建议使案文能让一般读者看懂。各提案国拒绝直呼其名--其全称,无助于减轻对在解决前南斯拉夫境内人道主义法律和人权问题中长期实行双重标准的猜疑。

在继续讨论关于领土(其地位将发生变化)的主题时,我们要再次提请注意以下严重威胁:可能将塞族人口从萨拉热窝大规模逐出;掠夺他们的财产和甚至有人身报复的危险。在这方面。我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导人的个别代表最近的讲话。这些讲话丝毫无助于减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担心。

我们认为,安理会有义务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几十万难民的命运之上。这些难民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存在(再加上它已构成欧洲空前的人道主义悲剧)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不稳定潜在力量,充满了增补的种族间紧张和冲突温床的可能性。

俄罗斯支持决议要各国和前南斯拉夫冲突中的各方同国际法庭合作的要求,并再次重申其立场:不许可使法庭的活动具有一面倒的性质。法庭的任务是发现真相,并将那些对人类犯下罪行的个人定罪和绳之以法,而不论其种族和宗教所属。

不许可任何方,包括法庭和甚至安全理事会本身,试图利用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

权领域为工具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关于执行第1009(1995)号决议和第1019号决议许多条款的问题继续存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这一方面应在秘书长报告的基础上得到安理会的特殊考虑。

至于约瓦诺维奇大使的信件,如安理会成员所知,它没有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得到散发。但是,在今天的正式会议上对它谈论甚多。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说明这点:那封信的确是在安全理事会磋商时散发的,而且是讨论的主题。这场讨论的结果是,安全理事会主席会见了约瓦诺维奇大使,转达了安全理事会的立场,听取了他的解释,然后将其通报安理会成员,并向报界发表适当声明。在这样作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得到了结束。

几天前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定》之后,所有各方都承担了增补的责任要遵守普遍承认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准则。它们不懈地履行其义务则是成功发展和平进程和在巴尔干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最重要的条件。

现在我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的名单上没有更多的发言人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7时零5分散会。